

東歐國家前共黨演變概觀：變遷與適應

洪茂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兼國際共黨組副召集人)

一、前言

一九八九年東歐掀起如火如荼的民主化浪潮，不但迫使共黨牢牢掌握四十年的政權和平轉移，而且也促使共黨自我改造，「洗心革面」以適應民主時代。自波蘭於一九八九年八月率先組成東歐第一個「非共化」的政府之後，東歐各國共黨政權遂先後垮台。各國共黨政權在廣大群眾抗議示威的壓迫下，首先，更換共黨領導階層，如東德統一社會黨(SED)總書記何內克(Erich Honecker)在位十八年，被迫辭職(十月十八日)，保共在位長達二十五年的總書記日夫可夫(Todor Schiwkoff)黯然下台(十一月十日)，捷共甫上任二年的總書記雅克石(Milos Jakes)也悄然退位(十一月二十四日)，而羅共總書記希奧塞斯庫(Nicolae Ceausescu)則因抗拒改革，下場最為淒慘，被槍斃身亡(十二月二十五日)等；隨後，改組政府，共黨改革派紛紛上台，主導政、經改革政策，如匈牙利、東德、捷克、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等；其後，共黨不得不改過自新，順應民意，舉行戰後以來首次西方式的自由選舉：東德(一九九〇年三月十八日)、匈牙利(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和四月八日)、斯洛文尼亞(一九九〇年四月八日和二十二日)、克羅地亞(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二日和五月六日)、羅馬尼亞(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日)、保加利亞(一九九〇年六月六日和十七日)、捷克和斯洛伐克(一九九〇年六月八日)、塞爾維亞(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九日)、阿爾巴尼亞(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波蘭(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其中，只有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的社會黨仍保持優勢，繼續執政外，其餘均落居在野黨。但保、阿二國在大選時，被指舞弊，選舉不公，分別於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三日和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重新改選，由共黨改名的社會黨又退居反對黨，失去執政地位。唯獨塞爾維亞的社會黨尚可保持優勢，執政迄今。

不過，東歐變革歷經五年，前共黨在民主化浪潮的衝擊下，並非一蹶不振，仍保留有相當程度的號召力，足以虎視眈眈，伺機而動，東山再起。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九日波蘭舉行民主化以後第三度國會大選，由波共蛻變而來的「民主左派聯盟」(SLD)贏得國會最多席次；次年五月八日匈牙利的國會大選，社會黨也取得壓倒性的勝利。波、匈二國的前共黨乃是繼前立共於一九九三年二月贏得立陶宛的大選之後再度執政的政黨；保加利亞也因內閣搖搖欲墜，即將在本(一九九四)年年底提前改選，一般預料，保國社會黨很有可能再度上台執政。這種所謂「後共產主義力量」或「立陶宛現象」在東歐陸續出現，已引起世人關注，頗值觀察和深入探究。

本文探討的主旨，試以瞭解如下問題：其一，在東歐發生劇變之後，前馬列政黨如何順應時勢，脫胎換骨以適應新時代？其當前所處的地位為何？其二，這些前共黨蛻變後的發展趨勢，何以失去政權之後，還能東山再起重新掌權？其三，當前東歐各國經濟轉型所面臨的問題及其前景為何？在本文中提「東歐」這一概念，指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馬其頓、新南斯拉夫聯邦和正陷內戰危機的波黑等國家。^①

二、東歐各國前馬列政黨演變的背景

(一)東歐國家馬列政黨特徵

戰後，東歐被關入鐵幕，由蘇聯共產黨早就扶植的一批東歐「紅色尖兵」，先後回到其祖國接管政權。因此，東歐各國的馬列政黨基本上有如下共同特徵：

第一，實行「一黨專政」：就政治體制而言，東歐各國在民主化之前，憲法幾乎都明文規定，「共產黨是社會中的政治領導力量」。在東歐國家，掌握政權的政黨，儘管名稱不同(波蘭統一工人黨 PZPR、東德統一社會黨 SED、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 MSZMP、阿爾巴尼亞勞動黨 PPSH)，但都奉行馬列主義，而且羅馬尼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匈牙利等國還禁止其他政黨的存在。即使有兩個政黨以上的保加利亞、波蘭、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領導地位也是絕對不可侵犯的。共產黨的領導人就是全國政治的領袖，政府中的重要職務亦皆由高級共幹壟斷，等於黨、政、軍皆為一

註①

新南斯拉夫聯邦即指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二日由塞爾維亞和黑山兩共和國簽署共組聯邦，同年二月二十二日國會正式批准。其正式國名「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The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為有別於原南斯拉夫，特冠上「新」字，以資辨識。波黑即波士尼亞—黑塞哥維納共和國簡稱。

東歐國家前共黨演變概觀：變遷與適應

體，其他政黨只是共產黨的尾巴黨而已，毫無獨立自主可言。

第二，建立社會主義體制：直到一九八九年上半年為止，東歐各國均自稱「社會主義國家」，以「社會主義建設」為目標。理論上，根據共產黨的說法，「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在於「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中成長起來的新社會的第一階段，共產主義是這個社會的更高級的、更進一步的階段」。^②因此，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皆強調要「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而建設社會主義的目標則是要過渡到共產主義。實際上，「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個任務，使共產黨有理由掌握政權，支配資源；而其建設社會主義的手段，乃採中央統治經濟、生產資料公有、有計畫按比例發展國家經濟，試圖以重工業和農業集體化加速國家現代化，並帶動其他有關的社會發展過程（如都市化、職業、教育、政治等改造）。^③

第三，與蘇共的關係密不可分：基本上，東歐共黨政權的出現，是史達林擴張主義政策的結果。所以，戰後這些國家各個領域的發展深受蘇聯模式的影響。雖然，一九四八年狄托與史達林失和，一九六一年阿爾巴尼亞和蘇共斷絕黨政關係，七〇年代以後，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在外交上又採獨立自主路線，表面上東歐呈現分裂狀態。但絕大部分東歐國家都是追隨蘇共的政策，尤其在華沙公約組織和經互會的運作下，其關係更為密切，很容易受到莫斯科的掣肘，形同附庸。

(二)促成馬列政黨演變因素

照理說，東歐各國馬列政黨掌握一切政治資源，又有龐大的特務系統監視人民的起居生活，政權絕對可牢牢控制。可是，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在短短數個月工夫，除了南共和阿共稍稍延後外，其餘如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東德、捷克、羅馬尼亞等共黨政權，都勢如破竹，先後垮台。馬列政黨之所以落得如同「過街老鼠」的下場，究其原因，可歸納如下三方面：

首先，就經濟方面的因素而言，東歐國家由於經濟決策權集中於政治領導階層，經濟管理權則似金字塔式的層層節制，把資源強制地集中於經濟發展的重點部門。此類措施的目的與功能，固然可使經濟在短期內快速成長，同時藉重工業與原料工業為主的工業化，使經濟結構迅速轉變。這種制度在實行初期，尚可彰顯績效，但好景不常，馬列主義的框框畢竟重重限，加上共黨官僚主義的僵化，使得這種號稱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體制」弊病叢生，經濟發展每下愈況。很明顯地，戰後四十一年來，東歐國家這種體制所顯示的各項建設，已遠遠落後於西歐，難與西歐的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相匹敵。東歐

註② 列寧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第二卷，第五九一頁。

註③ 畢英賢、洪茂雄等著，東歐國情分析與我國外交政策，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民國七十五年，第二頁。

因對西歐懸殊的生活差距，早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開始，即尋求各種不同程度的政經改革，但均礙於外力的干預（如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和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或體制運作的僵化（匈牙利實行漸進的經濟改革已有二十年），效果有限，仍難以解決經濟困境，改善人民生活。

其次，就社會方面的因素而言，東歐國家歷經共黨四十年的統治，其內部已累積諸多弊病。例如：其一，絕大多數人民沒有機會參與國家管理，選舉徒具形式，毫無公平「遊戲規則」可言。其二，共黨政權蔑視人權，大多違反自己所制定的憲法，使憲法成爲具文。其三，共黨主張無神論，對宗教信仰常有不同程度迫害。因此，教會與共黨之間的關係格格不入。其四，知識份子對共黨一元領導深表不滿，知識份子經常透過不同形式的社會運動（如歷史性紀念日、環保），俾喚醒人民的自主意識，卻屢遭干預。^④其五，少數民族受到歧視，民族間的衝突時有所聞，對共產主義揭發的國際主義誠是一大諷刺。^⑤東歐幾次的抗暴運動，如一九五三年東德工人抗暴運動、一九五六年波蘭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人民起義、一九六八年捷克「布拉格之春」、一九七一年和七六年波蘭工人罷工事件和一九八〇年「團結工會」自由化運動等等，就明顯地反映共黨統治的潛在危機。準此以觀，東歐國家的變局並非偶然，共黨「自作孽」，早已種下不穩定的因素。

再其次，就政治和國際方面的因素而言，基本上有下列主因：其一，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僵化，已無法適應客觀環境的變化。尤其政經發展受制於意識形態，既不能與自由民主國家競爭，又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民怨已深，自難獲得人民信賴。其二，東歐各國民主化的激盪，致使「一黨專政」難以維繫，實行「多黨民主」，乃民心歸向。其三，戈巴契夫的「改造」（Perestroika）和「公開性」（Glasnost）政策助長了東歐民主化的發展。其四，東西歐的互動關係，加速了東歐民主化的腳步。西方國家提供資訊和經援，大大地削弱共黨的威權。

具體言之，東歐各國共黨在八〇年代最後半年之所以呈現加速度的衰退，並非偶然，乃是歷史發展必然的結果。「得道者昌，逆道者亡」，這是歷史鐵律，一點也不意外。

三、東歐各國「非共化」後的政治生態

註④ 洪茂雄，「論匈牙利民主化的發展」，問題與研究月刊，第二十八卷第七期，民國七十八年四月十日，第二三三—三五頁。

註⑤ 洪茂雄，「東歐國家的難民問題之爭」，自由時報，民國七十八年九月十八日，第十版。

(一)馬列政黨演變後的新貌

以堅持信奉馬列主義長達半個世紀以上的東歐各國共黨，經過一九八九年民主浪潮的衝擊後，形同脫胎換骨，已展現新的風貌。茲就其主要表徵歸納如下：

其一，更改黨名：因為共黨聲名掃地，不再得到人民信任，除了捷克和波黑共黨尚未改名之外，其他共黨幾乎都更改黨名，藉此與過去的歷史畫清界線，刻意塑造新形象，以挽救危機。匈共改名「社會黨」(MSZP)，東德共黨改名「民主社會主義黨」(PDS)，波共改名「社會民主黨」(SDRP)，^⑥保共更名為「社會黨」(BSP)，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共產主義者聯盟亦分別更名為「民主革新黨」(SDR)和「社會民主黨」(SDK)，塞爾維亞共和國亦把官方的「共產主義者聯盟」和「社會主義聯盟」合併，更名為「社會黨」(SPS)，即使長久堅持史達林主義的阿共，最終亦宣佈更名為「社會黨」(SPA)。(參見表一)

其二，修改黨綱：東歐各國的馬列政黨均在一九八九～九一年間，利用召開黨大會或臨時黨大會，大幅翻修黨綱，或重訂新黨綱。新黨綱的特色，幾乎都揚棄馬列主義，並都宣稱與過去的歷史一刀兩斷，不再以馬克思主義的政黨自居。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民主集中制」、「階級鬥爭」、「計畫經濟」、「社會主義建設」等等概念，一一被拋進歷史的灰燼中；承認多元民主政治，認同議會民主和市場經濟，崇尚法治，尊重人權。既使匈共一批頑固保守黨員抗拒改名，仍堅守「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名，最終也得順應時勢，刪除「社會主義」這個招牌，改稱「工人黨」，已與過去的「黨性」大異其趣。唯獨捷克共黨仍宣稱，「要實現現代社會主義」。基本上，這些東歐前共黨正向西歐的社民黨或社會看齊，由極左的路線轉而走「中間偏左」，由革命屬性轉變為民主屬性的政黨。

其三，黨員人數劇減：過去東歐各共黨黨員人數占人口比例依次是：羅馬國百分之一六點四、東德百分之一三點七、捷克百分之一〇點六、保國百分之一〇點一、南國百分之九點五、匈國百分之八點二、波蘭百分之五點八、阿國百分之四點一。

⑧可是，隨著東歐民主化的脚步，共黨黨員脫黨人數相當可觀，除了保加利亞社會黨流失黨員接近五成尚能保持一定程度的份量外，其餘如東德、捷克、波蘭、匈牙利等國共黨黨員幾乎有八成以上退黨。⑨顯然地，這些由共黨改頭換面的左翼

註⑥ 波蘭統一工人黨於一九九〇年一月改名為「波蘭社會民主黨」。其後，在一九九一年十月大選前，又更名為「波蘭民主左派聯盟」(SLD)。

註⑦ RFE/RL Research Report, Vol. 3, No. 19, 13 May, 1994, pp. 14~21.

註⑧ Richard F. Star, "Checklist of Communist Parties in 1985", Problems of Communism, No.35, March-April 1986, p.65.

註⑨ Osteuropa, 8/92, pp.637~651.

表一：東歐各國共產黨演變概況

類別	黨名	改組後黨名	改名日期	修改憲法放棄一黨專政日期	黨員人數(萬) 1986年	黨員人數(萬) 1990年6月	黨員人數(萬) 1993年	領導層	黨領導人稱	備考
波蘭	統一工人黨	社會民主黨	1990.1.27	1989.12.29	212	50	5	執委會	主席	
匈牙利	社會主義工人黨	社會黨	1989.10.7	1989.10.18	87	62	6.7	執委會	主席	
東德	統一社會黨	民主社會主義黨	1990.2.4	1989.12.1	230	65	14.6	執委會	主席	
羅馬尼亞	共產黨	(解散)	—	1989.12.31	380	—	—	—	—	
捷克	共產黨	捷克和摩拉維亞共產黨	1990.3.31	1989.11.30	98	50	35.4	執委會	主席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共產黨	左派民主黨	1992	1989.11.30	46	23	6	執委會	主席	
保加利亞	共產黨	社會黨	1990.4.3	1990.1.15	93	50	48	執委會	主席	
新南斯拉夫聯邦	共產主義者聯盟	社會黨	1990.7.16	1990.1.22	83	40	36	執委會	主席	
斯洛文尼亞	斯洛文尼亞共產主義者聯盟	民主革新黨	1990.2.4	1990.1.22	17	8	2	執委會	主席	
克羅地亞	克羅地亞共產主義者聯盟	社會民主黨	1990.2.12	1990.1.22	45	20	5	執委會	主席	
馬其頓	馬其頓共產主義者聯盟	社會民主聯盟	1990	1990.1.22	20	9	2	執委會	主席	
波士尼亞—黑塞哥維納	—	—	—	1990.1.22	41	20	—	執委會	主席	
阿爾巴尼亞	勞動黨	社會黨	1991.6.12	1990.12.19	14.7	14	10	執委會	主席	

資料來源：根據相關資料整理

民主政黨，其絕對優勢已不復存在，人力資源今非昔比，不可同日而語。

其四，黨的組織結構更新：過去共黨的權力結構是金字塔式，黨的最高領導人大權在握，足以發號施令。一九八九年以後，這些馬列政黨的組織結構難逃民主化洗禮，也展露新的面貌。如黨的領導核心，沿用半個世紀以上的總書記或中央第一書記都改稱主席，執行委員會取代政治局。過去習以為常，在政府部門、軍隊、學校及國營企業單位等，均設有各級黨部的基層組織，一律被迫退出上述機構，使軍隊國家化，行政、教育、科研企業等系統中立化。^④換言之，由共黨蛻變而來的左派政黨，為適應民主時代，其組織結構與功能，必須全面調整，也得要引進西方民主運作程序的概念，不再享有特權。

(二)東歐政治生態呈現均衡

八〇年代和九〇年代交替之際，東歐各國共黨政權先後倒台，使這個鐵幕地區過去四十年蒙上重重陰霾和暮氣沉沉的政治生態得以重見天日，展現新的面貌。導致東歐政治生態回歸常態，最重要關鍵所在，即：

其一，新訂（修）國家根本大法：戰後東歐國家，幾乎都抄襲史達林模式的憲法。過去四十年也曾經數度修改，但嚴格地說，共產政權對憲法的態度，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義。自一九八九〇年間，所有東歐國家均做了大幅度的修憲，並刪除保障共黨「領導地位」的條款，實行多黨民主，使共黨「一黨專政」的時代正式結束。其後，東歐各國也紛紛頒佈新憲，以適應新時代。如保加利亞（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二日）、羅馬尼亞（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八日）、斯洛文尼亞（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六日）、馬其頓（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新南斯拉夫聯邦（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斯洛伐克（一九九三年九月三日）、捷克（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等國均已制定了新憲法。其餘如波蘭、匈牙利、阿爾巴尼亞等國的新憲草案，則正在議會討論之中，可望不久頒行。^⑤目前東歐各國的新憲法，基本上都能符合民主原則，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

其二，制定新選舉法：在共黨統治時期，立法機關只是共黨領導中心的橡皮圖章而已，根本反映不了民意。選舉徒具形式，一切由共黨操縱包辦，由共黨指定「統一名單」，選民既無選擇投票的自由，也無不去投票的自由。因此，過去四十年東歐各國選舉的投票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實是一種政治宣傳罷了！在東歐最先爭取到人民有自由選舉權利的，嚴格地說，應該是匈牙利。於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五日舉行了戰後第一次的自由選舉，因為布達佩斯早在一九八九年十月，通過了

註④ *Osteuropa*, 1/90, pp. 41~54.

註⑤ *Der Fischer Weltatlas* 1994, (Frankfurt A.M.: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3), pp.244, 276, 466, 489, 505, 569, 575, 617, 619, 661.

新的選舉法。其間，波蘭和東德的選舉，雖比匈國稍早，惟前者（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舉行）頂多只能算是半自由的選舉。因為該次眾議院議席並未全部開放，必須依當年圓桌會議決定的比例選舉產生；後者（一九九〇年三月十八日舉行）原本訂於一九九〇年五月舉行，但因東德人民要求統一的步伐加快，不得不提早舉行。具體地說，一九九〇～九四年間，東歐國家在「歐安會」成員派遣觀察員的監視下，都能遵循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遊戲規則舉行自由選舉。由於長期深受共黨政權政治文化的影響，因此東歐各國政經體制轉型初期，政局並不穩定，除了匈牙利和捷克二國的情況較步上軌道外，其餘東歐國家在短短二、三年時間，都舉行過二次以上的大選。^⑭

其三，建立議會政黨政治：在共黨體制下，堅持「黨的領導」，即使波蘭、捷克、東德、保加利亞等國容許過二個以上政黨存在，也僅是扮演共黨尾巴黨的角色，毫無自主性可言。一九八九年以後，籌組政黨有如雨後春筍，代表各種不同階層利益或意識形態的政黨，紛紛成立。大部分國家頒行政黨法，藉此來規範政黨的政治活動。向法院登記註冊的政黨，至少在二十至五十個之間；另外，未登記註冊而公開從事政治活動者，也有數十個至上百個以上不等。為避免議會出現太多政黨林立的現象，東歐各國的選舉法，基本上都設有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五的附帶門檻。^⑮一九九一年十月波蘭提早舉行大選，因有二十九個政黨進入國會，致使政局呈現動盪不安，不得不修改選舉法，附加百分之五政黨門檻限制，再於一九九三年九月舉行民主化後第三度的大選，才使政黨政治穩步前進。^⑯當前東歐各國的國會裡，擁有議席的政黨均在十個以內，逐漸形成聯盟趨勢，朝野角色鮮明，政黨相互制衡的功能，足可充分發揮。

四、馬列政黨蛻變後的發展趨勢

(一) 走向政黨政治運作常軌

從東歐各國民主化以後歷屆大選的結果看來（參見表二），大體上不難發現這些前共黨蛻變後的發展趨勢。在表二所列政黨於議會中所占席次，應可窺見一斑。茲就其所反映的意義，歸納如下：

註⑭ Ibid.

註⑮ Ibid.

註⑯ 洪茂雄，「波蘭國會大選及其政局動向」，問題與研究月刊，第三十二卷第十二期，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十日，第二一～三四頁。

表二：東歐各國前共黨在議會所占席位一覽表

黨名	類別	議會總席次	最近大選所占席次	政黨排名	備	考
阿爾巴尼亞社會黨		140	1992.3.22 / 29	第二	第一大黨民主黨92席，執政	
			38			
保加利亞社會黨		240	1991.10.13	第二	第一大黨民主力量聯盟110席，執政	
			106			
			1993.9.19			
波蘭社會民主黨		460 (眾院)	1992.9.27	第七	第一大黨全國救國民主陣線117席，執政	
			13			
斯洛伐克左派民主黨		150	1992.6.5/6	第二	第一大黨爭取民主斯洛伐克運動74席，執政	
			29			
斯洛文尼亞民主革新黨		90 (眾院)	1992.12.6	第三	第一大黨自由民主黨22席，執政	
			14			
			1992.6			
捷克和摩拉維亞共產黨		200	1992.6	第二	第一大黨民主公民黨 / 基民黨聯合76席，執政	
			35			
匈牙利社會黨		386	1994.5	第一	執政，與第二大黨自由民主主義者聯盟70席聯合執政	
			209			
克羅地亞社會民主黨		138	1992.8	第三	第一大黨民主聯合黨85席，執政	
			11			

資料來源：根據相關資料整理

第一，前共黨蛻變後仍可居大黨地位：東歐各國前共黨所處的客觀環境和遭遇，儘管不盡相同，但歷經二次以上大選的考驗，仍可在國會中居大黨地位。如波蘭、塞爾維亞和匈牙利等，在最近的大選中，名列第一大黨；其他在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和捷克等國，排名第二黨；另外，在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則落居第三大黨。^⑮準此以觀，由共黨演變而來的左派政黨，並沒有退出政治舞台，仍具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第二，共黨「洗心革面」後猶有東山再起的機會：匈牙利社會黨於一九九〇年三月大選中，落居第四大黨，波蘭民主左派聯盟於一九九一年十月的大選，排名第二黨。這二個開東歐民主化風氣之先的政黨，仍能東山再起，重新上台執政。可見，東歐的馬列政黨，祇要徹底革新，「洗心革面」，拋棄歷史包袱，照樣可以贏得民心，獲得選民的支持。

第三，企圖堅持正統馬列路線，已難扭轉乾坤：在東歐各國共黨蛻變浪潮過程中，凡是抗拒改革和堅持延續過去歷史的頑固保守黨員，或沿用原來黨名，如匈牙利的「社會主義工人黨」；或另起爐灶，如羅共因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底被迫解散，不准許有共黨存在，乃由原班人馬重組「社會主義勞動黨」，但都因共黨惡名昭彰，很難得到選民的認同。匈牙利的「工人黨」（現名）在二次大選中，得票甚低，已無法進入國會。^⑯羅馬尼亞的「社會主義勞動黨」，在本屆大選中僅得十三席，名列第七，成爲小黨。^⑰

總而言之，九〇年代初期，東歐各國的政治發展，最明顯的一項指標，即由「一黨專政」走向多黨民主，可謂已納入政黨政治運作常軌。任何一個政黨必須憑其具體政績，爲民謀福造利，始能贏得選票。反之，如果政黨僅專圖爭權奪利，而不謀求大多數人民福祉，則必遭選民唾棄，波蘭「團結工會」和匈牙利「民主論壇」就是一個明證。

（二）東山再起重新執政因素

當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民主風潮席捲整個東歐時，一般咸信，共產主義已被宣告死亡，共產黨也隨之走進歷史。換言之，共黨失去政權後，要想東山再起，已是回天乏術，不太可能。不過，證之最近的大選結果，並不盡然。何以這些前共黨尚有如此能耐，得以東山再起，重新掌權？究其原因，基本上有下列因素：

第一，以反共起家的政黨，因內部權力鬥爭抵銷力量。波蘭的「團結工會」、匈牙利的「民主論壇」和保加利亞的「民

註⑮ 同註⑬

註⑯ 洪茂雄，「後共產主義時代匈牙利的政治發展」，問題與研究月刊，第三十三卷第八期，民國八十三年八月十日，第五三〇六六頁。

註⑰ Der Fischer Weltatlas 1994, op. cit., p. 575.

主力量聯盟」(SDS)，它們在對抗共黨期間，整合社會不同勢力，目標一致較能建立共識，團結對付共同對手——共黨。可是，等到把共黨趕下台後，由於黨內成員分別來自不同階層，代表不同利益，因而分享權力不易，相互爭權奪利，抵銷一致對外的力量。如由波蘭「團結工會」分裂出來的六個右翼小黨，總得票率近百分之三十，但因彼此不合作，堅持己見，導致未達進入國會門檻喪失議席；匈牙利的「民主論壇」亦是因內部分裂，相互攻訐，令選民失望；保加利亞的「民主力量聯盟」亦因內部失和，派系傾軋，不得不退出內閣，影響政局穩定。

第二，人民對政經轉型所帶來的痛苦，深表不滿。東歐實行社會主義體制近半個世紀，要在短時間內解決長期累積的沉痾，談何容易。可是，東歐人民總是心懷幻想，以為共產黨下台，一切即可迎刃而解，享受西方富裕自由生活。當昔日異議份子上台執政，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時，立即帶來高通貨膨脹，高失業率，社會秩序脫軌，人心惶惶，直令人民大感失望。因此，不少選民一方面懷念過去的鐵飯碗生活和社會的安定，把票投給由共黨蛻變而來的左派政黨；另一方面雖對前共黨不懷好感，但對執政黨的施政更不諒解，因而投下抗議的「賭爛票」或棄權，致使左派政黨的得票率躍升。

第三，前共黨樹立新形象，並藉其過去所建立穩固的人脈關係，和組織動員的經驗，得以致勝。波共和匈共自一九八九年六月和一九九〇年三月的大選，不得民心而垮台之後，在危機意識的刺激下，重整旗鼓，憑其往昔所建立的人脈關係和嚴明紀律，並宣佈與過去歷史畫清界線，放棄共產主義，支持市場經濟，多少緩和了選民的疑懼。同時，波、匈兩國前共黨在過去執政期間，也吸取不少改革經驗和教訓，因此，在競選時所提出的政策主張，較能打動選民的心。

第四，民主變革初期主客觀條件配合不上改革進程，導致績效不彰，無法履行諾言。在主觀條件方面，各政黨熱中鬥爭，政策難以貫徹實行，尤其「團結工會」和「民主論壇」執政初期，涉及問題千頭萬緒，沒有可資應用的方案，必須自行摸索；再者，由一批歷史學者和教授臨時成軍的內閣，欠缺行政經驗，理論有餘，實務不足，不易立竿見影。在客觀條件方面，經互會解體，蘇聯也隨之崩潰，長期建立的經貿關係一下子中斷，難以因應，加上貨品無法在國際市場競爭，致使生產力下降，影響民心士氣。於此同時，西方國家正面臨經濟不景氣，自身難保，沒有多餘資金協助東歐發展經濟。在這樣錯綜複雜的情況下，東歐的經改進程自然很難順利推展，使前共黨有可乘之機，大作文章，為其再度執政創造有利條件。

此外，新的選舉法規定政黨進入國會有附帶條款，即百分之五的門檻（在波蘭凡是政黨聯盟，則必須超過百分之八），這對大黨較為有利。在社會多元化的情況下，由社會不同理念和利益團體所形成的政黨，無形中分散了反對前共黨的力量，使得前共黨仍可維持可觀的優勢。^⑭

五、當前東歐各國經濟轉型面臨課題

(一) 當務之急克服經濟難題

東歐國家邁向市場經濟道路上，歷經五年的改革摸索，某些棘手問題已化危機為轉機，漸至佳境。惟至目前為止，仍存在諸多共同難題有待克服。其中比較刻不容緩的課題如：

其一，亟待加強穩定措施，以抑制通貨膨脹：波、匈、捷三國的工業生產已停止下降，逐漸回升；羅、保、阿三國則已趨緩，受到抑制。不過，這些國家均有個好的徵兆，儘量把守穩定政策，以及獲得國際貨幣基金會提供協助和建言。^①據統計資料顯示，一九九三年斯洛伐克的通貨膨脹率還維持在百分之二三點二、匈牙利百分之二二點五、波蘭百分之三五點三、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仍居高不下，分別為百分之二五六點一和百分之一五〇、保加利亞百分之七二點三。^②因為東歐各國的財政赤字普遍擴大，占其國內生產毛額在十個百分點左右，有助長通貨膨脹之虞，亟待抑制。^③（參見表三）

其二，失業率上升，影響民心士氣，增加社會問題：由於東歐各國均處於經濟轉型時期，國營企業私有化之後，裁汰冗員整頓設備，或經營不善企業宣告倒閉，因此失業人口直線上升。據估計，除了捷克的失業情況較穩定外（約百分之二點四），其餘東歐國家的失業率均是二位數（百分之二〇至二六），^④容易滋生事端，人心惶惶，甚至對民主改革失去信心，乃至對已走上民主政治的東歐社會，多少有負面的衝擊。

其三，債台高築，資金短缺，無力增加公共建設，刺激經濟起飛：東歐國家為了更新設備，提高生產，自一九七〇年代即向西方工業國家舉債。可是光加強硬體設施，而不充實軟體份量，其改革成果自然極其有限。迄今為止，東歐各國背負外債連本帶利增加不少，波蘭外債最高，高達四九一億美元，其次匈牙利有二四六億美元，保加利亞一三三億美元，羅馬尼亞四五億美元，捷克和斯洛伐克也有近百億外債。^⑤無疑地，外債的負擔，對東歐亟需資金增強經濟建設，負擔更加沉重。

至於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國的情勢，因受內戰衝擊，狀況特殊。除了斯洛文尼亞因有工商業的基礎，經濟已呈現穩定發展

註①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9, 1992, pp. 47~48.

註② *ETU Country Report*, 2nd quarter 1994.

註③ *Ibid.*

註④ *Ibid.*

註⑤ *Ibid.*

表三

表三：東歐各國經濟狀況表

類別 年份	通貨膨脹率%			失業率%			國內生產總值降低比率%			外債(億美元)		
	1991	1992	1993	1991	1992	1993	1991	1992	1993	1991	1992	1993
波蘭	70.3	45.0	35.3	8.6	12.6	16.0	-8.6	1.0	4.0	525	491	491
匈牙利	35.0	23.0	22.3	7.5	12.3	11.8	-10.2	-4.5	-1.0	227	214	246
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	52.1	12.7	-	4.4	2.4	-	-19.0	-7.1	-	-	-
	斯洛伐克	57.8	10.1	23.2	4.9	10.4	14.4	-15.0	-8.3	-4.1	98	95
羅馬尼亞	165.0	210.4	256.1	5.0	8.7	10.2	-15.4	-15.4	10.0	19	32	45
保加利亞	234.0	110.0	72.3	10.0	13.5	-	-16.7	-7.7	-3.8	119	135	133
阿爾巴尼亞	300.0	249.1	200.0	9.1	30.0	30.0	-13.0	-10.0	-4.0	-	6	11

資料來源：EIU Country Report, 3rd quarter 1993 and 2nd quarter 1994.

外（通貨膨脹一九九三年亦高達百分之二一〇），^②其他國家的經濟均相當惡劣，尤其波黑飽受戰火蹂躪，經濟發展瀕臨癱瘓，人命與財產損失慘重，所有改革全部停擺。而新南斯拉夫聯邦也遭波黑內戰波及，正遭受國際社會的經濟制裁，使得通貨膨脹出現驚人數字，由解體前的四位數，猛升到目前的六位數，打破空前紀錄。^③巴爾幹局勢撲朔迷離，亟待國際社會積極果斷介入，始有和平的契機。此外東歐各國環境污染問題極為嚴重，如何籌措一筆可觀的資金加以整治，亦是政府要務之一。

（二）東歐改革前景展現樂觀

東歐各國由於變革初期政局尚欠明朗，社會脫法脫序頻頻發生，投資環境受到質疑，致使外商躊躇不前，據估計，流入東歐各國的外資僅有一百多億美元，主要集中在匈、波、捷等三國，約占三分之一，^④這對東歐亟需上千億美元之資金始能重建市場經濟的迫切性，實在幫助有限。因此，東歐的經濟復興計畫，仍須自求多福，自立更生。職是之故，某些觀察家對東歐的前景並不表樂觀。

其實，從種種跡象顯示，除了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國外，東歐各國的前景，基本上應是樂觀。至少有如下事實可資佐證。其一，改革進程最艱困的階段已逐漸擺脫。東歐各國歷經五年的改革，中小企業私有化已完成八成以上，國營企業私有化也分別在五至六成之間，國內生產總值正由負增長回升到百分之〇至一左右。據估計，一九九四年匈牙利可增長百分之一點五，波蘭可達百分之四，阿爾巴尼亞甚至升到百分之二〇。^⑤波、匈二國前共黨此時接掌政權，的確也露了前政府不少光，坐享其成。

其二，東西歐互動密切有助東歐穩定發展。一九九一年以來，東歐與西歐的經貿關係日益密切，外貿比重已從過去的百分之二〇至三〇，提升至目前的百分之六〇至七〇，^⑥同時所有東歐各國也與歐洲共同體簽訂連繫條約或貿易協定，東西歐

^② Der Fischer Weltatlas 1994, op. cit. p. 619.

^③ Ibid, p. 467.

^④ 共黨統治東歐時期，環境政策付之厥如，也無多餘預算保護環境生態，任令工廠污染土地和河川。據統計，波蘭的河川僅有百分之四的水源可供民生使用；羅馬尼亞的農地有百分之十遭嚴重污染，保加利亞的農地約有百分之二十土質惡化。另外，前蘇聯駐捷、匈、波、東德等軍事基地，也遭到嚴重破壞，整治經費相當可觀，更增財政負擔。Osteuropa, 8/92, pp. 637-651.

^⑤ 同註^②。

^⑥ 同註^②。

^⑦ 同註^②。

^⑧ 同註^②。

^⑨ 同註^②。

相互依存關係的增強，有助於東歐經濟復興與歐洲統合。

其三，東西方冷戰落幕，一個和平穩定環境有利東歐政經發展。無可否認，戰後東西方長期的冷戰，阻礙了東歐國家的政經發展。但東歐「非共化」後，不但結束了冷戰，而且也使東歐納入歐洲社會的主要組成部份。波、匈、捷、保、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等國已先後加入歐洲理事會，並且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簽訂和平伙伴关系協定。準此以觀，東西歐已由一九五〇年代以來的對抗敵視態勢，進入一九九〇年代的合作睦鄰關係，特別是蘇聯解體後來自東方的威脅大大減低。因此，一個和平穩定的環境，有助未來東歐各國的政經發展，東歐的前景應屬樂觀。

六、結 論

一九九三年二月和九月，以及一九九四年五月，立陶宛、波蘭和匈牙利先後舉行國會大選，前共黨獲勝重新上台執政。這種所謂的「後共產主義力量」或「立陶宛現象」，是否反映著一個新的幽靈再度在東歐徘徊，東歐前馬列政黨又將捲土重來，控制東歐？這個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其主要論證為：

第一，原東歐各國共黨基本上已脫胎換骨，不再奉行共產主義，已由革命政黨轉化為民主政黨，接受政黨政治運作的規範。

第二，國會定期改選，有反對黨監督制衡。前共黨在本屆大選中贏得勝利，並不標誌著共黨的復活，或社會主義的再起。因為當今立陶宛、波蘭、匈牙利左派政黨所揭櫫的黨綱，已和昔日共黨大異其趣，南轅北轍。易言之，前共黨獲得大勝，乃是政黨政治制度下，政黨依選民決定，輪流執政的常態。馬列政黨要死灰復燃，無論是主客觀環境，均不可能發生。

第三，市場經濟機制正展現功能，日漸蓬勃，極有希望使社會主義遺留下來的沉痾，起死回生。

第四，蘇聯解體，蘇共瓦解，共黨陣營失去領導中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群龍無首，客觀環境重新整合，已難上加難。總而言之，馬列政黨在後共產主義時代已無活動空間；馬列政黨唯一的出路：「一條道路，二個轉捩點」。換言之，「一條道路」即認同和選擇民主道路；「二個轉捩點」，即由改革開放轉向政治多元化，由堅持計畫經濟和馬列思想轉向市場經濟。這是社會主義國家變革的實證經驗，無可逆轉。

*

*

*